

愿同尘与灰

一顾而展眉，愿同尘与灰

异国情缘
01
曼哈维

很久以前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那个人
是群山成陆的陆
思念成疾的疾

年少时
一段情浅至深的
异国情缘

yuàn tóng chén yǔ huī

两个生命因为
彼此温暖而不冷



朝歌 著
ZHAOGE WORKS

陆疾看上去更诚恳一些，
“嫁给我吧。”

纠耳耳回过了神，
摇头抵制诱惑：“不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还好有幸，余生再遇。

愿同 尘与灰



朝歌 著
ZHAOGE WORK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同尘与灰 / 朝歌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63-5

I. ①愿… II. ①朝…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8337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愿同尘与灰
作 者 朝 歌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李梦琦 李 瑶
特约编辑 陈 思
装帧设计 Insect
封面绘制 松 塔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2363-5

赣版权登字: 05-2017-339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001

第一章/秘密/009

第二章/补习/028

第三章/袒护/048

第四章/发病/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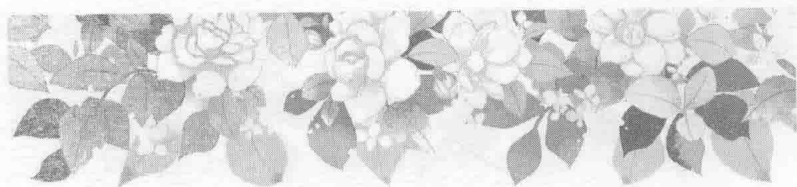
第五章/交换/091

第六章/寻你/109

第七章/隐瞒/127



yuán tóng chén yu huì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相见/139

第九章/真相/156

第十章/逃跑/173

第十一章/失联/190

第十二章/地震/206

第十三章/归来/223

第十四章/求婚/240

番外/沈北望：一个人的荒唐/253



guan tong chen yu hui

guan tong chen yu hui

楔子



曼哈维校庆那晚，学校里的烟花落满天际，从礼堂方向升起的光亮，像星辰般璀璨又像晚霞般绚烂，染红了曼哈维的半边夜空。

而陆疾当夜就做了手术。

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概率，他是那幸运的二分之一。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帮陆疾做治疗工作的Jer是基督信徒，巡视病房时抱了抱陆疾，并祝愿说：“陆，你要知道，当我们的心理出现问题时，身体自然会跟着适当分担一些负担，那是仁慈的主希望你能轻松地熬过去。”

陆疾笑了笑，说了声谢谢。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是小叔陆然来接的他，黑色跑车一路驶过林立的高楼，远离了豪华热闹的州中心广场，他们走的是能看见金融大厦的那条中心路，车子沿着转盘拐过两个路口，就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下的曼哈维沙漠。

柏油马路笔直，他们的车沿着沙漠的边沿疾驰而过，在看到那片苍茫黄褐色露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时，陆疾原本悠闲敲打着车座的手

指停了下来。他的视线尽头现出了绵延到天尽头的沙丘，这沙漠对他来说明明并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可是有一瞬间，他甚至可以感觉到从自己的胸腔处传来了密集成一片的痛意。

陆疾的手指不断收拢，于是他只能狠狠抓着胸口，借以外力驱走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而痛意仅仅出现了一刹那，车子很快就离开了沙漠边沿。

半小时后，他们到了唐人街，这里随处可见国人经营的米其林餐厅，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商贸步行街碰到几个娱乐新闻里出现过的明星，而陆疾小叔的别墅就在这里。

这场手术给陆疾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小叔陆然似乎对他不再那么排斥。开始停药的那天，陆然问他想不想回国看看。

他愣了一下说，还是再等等吧。

等什么？小叔问。

是啊，他在等什么？

日复一日从混沌梦境里醒过来的他，到底还在……期待什么？

他也想不明白，原本试衣服的动作停下来，抬头看试衣镜，镜子里的那人有着介于少年与成年男子之间的身材轮廓，眼睛有些暗淡，双唇也有些发白，此刻正紧紧抿成了一条线。

他知道自己是大病初愈。

陆疾端详着自己越发消瘦的脸庞，说不上为何，突然有种想砸那镜子的冲动。然而一阵微风从窗户吹过，带来一股熟悉的香味，他双手攥拳，嗅着那恬静悠长的味道，突然而来的暴戾才缓缓从身体血液里消退。

很熟悉的……味道。

晚饭时间了阿姨才知道，那香味，来自他行李箱里的香水。

他在房间里找到了那瓶管如口红形状的香水，那香水瓶身精致而小巧，系着蝴蝶结的瓶盖印着的logo是YF。

YF主打少女市场，包装惯用粉色系。

就算药物让他的记性变得很糟，可是他也清楚，那应该不是他的东西。

用着粉色玻璃瓶香水、在曼哈维和他有过接触、关系也许很亲密，不然香水不可能在他这里，所以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女生。可是这样的朋友，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私下去看了心理医生。

其实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场手术虽然排除了他身体里的隐患，但他心里总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就仿佛心上有个地方缺了一角，每日都在呼呼地漏着风。

那感觉像是心上住了一个看不到面容的影子，它模糊了表情，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很聪明地不去打扰到他。

如同这个蛰伏了好一阵子……习惯用YF香水的影子潘多拉。

纽约州最出名的心理医生似乎对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司空见惯，戴着眼镜的华人医生说，他有轻度臆想的症状。

“你对外界交流明显有抵触心理，在这一点你的家庭似乎给你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但人都是群体性动物，如果内心的忧虑不排遣出来，你心里的那个世界就会来满足你的需求。”

接着，他又举了著名摇滚乐手科特·柯本的例子，长期不稳定的家庭环境让他依赖上了自己的朋友博达，可是这个朋友却是他虚幻中的臆想。

所以那些突然从脑海中闪过的片段式的画面，不过是他记忆里幻想出来的一部分；而那些因某一时刻的走神而感到突如其来的疼痛，也只不过是身体因外界刺激而加剧的反应。

医生并没有分析出那个莫名其妙的影子。

从医院出来后，陆疾去了曼哈维学校。那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几栋高楼寂静地林立着，此时正是上课时间，教学楼下站着一个模样清秀的女生，只见她拦住了一个没戴名牌的男生，拿着记分册低头写

着什么。而后记分的女生抬头，似乎是看见了他，随即扬扬佩戴的肩章，表明自己的身份。

“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没什么。”

“你是……陆疾学长吧？”女生兴许是见过他登在大厅的照片，把他认了出来。

陆疾的视线定在了那张表格的右下角，女生在日期旁边，留下了签名。

女生扫了一眼然后解释起来：“学长你不知道，有好多学生其实都不服气被扣分，所以我就留了自己的名啦。”大概像是电视里那些特级杀手，所过之处不仅不消灭罪证，反而会留下线索故意留名——就像是之前带着某人特有痕迹的高傲举动。

女生挠挠头，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上一届的纠耳耳部长就是这样，我在模仿她呢。”

本来没当回事的陆疾刚要告别，却看到女生在记册下压着的一沓厚厚的旧表格。他拿起来随意地翻了翻，居然还有上一届的案底，最后几页里，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也看到了那个笔迹熟悉的名字。

“陆疾周二迟到，扣三分。”

“陆疾缺席艺术指导测试，记过一次。”

“陆疾周一无故旷课，扣五分。”

陆疾的旁边，都挨着一个名字，密密麻麻，横贯了那几张表格——纠耳耳。一张张、一行行，全都是这个人高调的签名。

是谁带着张扬的笑容肆意威胁，可是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漂亮：

“陆疾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说话再这么大声，待会儿马克又要下来揪你耳朵了。”

“我说你天天跟在后面监督我也就算了，还要跟老师打小报告，喂，姑娘，这做人不能这么没原则吧？”耳畔又传来另一个人的挑衅

问话，那应该是他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似乎还有些不服气。

世界就在那一刻退去了所有繁华外壳，仿佛一瞬间就突然变成了苍茫一片且寸草不生的荒原，他站在那片荒原的中心，宛如失聪且目盲一般。

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人是谁……又为什么……似乎和他关系那么要好？

陆疾手指微微用力，抓着自己的胸口，像是努力在压制着突如其来的陌生情绪。

满心思绪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纠耳耳”打断，所以他并没有看到位于教学楼后的灰色建筑，之前原本的医务区如今已被隔离了起来，黄色警示带下是坍塌的楼宇和大火之后的废墟，那是很久以前出过事的曼哈维所做出的紧急处理。

那天小叔陆然很晚才回家，一进家门，就看到满屋的狼藉，小叔皱着眉，面上含霜：“你这是要做什么？”

被质问的当事人坐在沙发上，他的脸笼在昏黄的灯光下，全身绷紧的线条如静坐的雕塑，脸部轮廓带着某种无言的孤寂。听到陆然的问话后，他缓缓勾起嘴角，眼睛很专注地盯着陆然，然后笑了一下：

“陆然，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

陆然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只见陆疾缓缓从沙发上起身，然后微微弯身，以一种很优雅的动作双膝触地，跟着就跪在了自己面前。开司米白色浴袍盖在陆疾的身下，衣角散开在地板上，陆疾的脸很寂静，看起来像极了欧洲中世纪丢了佩剑的少年肖像画。

陆然看着少年狭长的眼睛，那双和自己的大哥一样漆黑的眼睛，此时正透出某些其他的情绪，少年的笑容从他嘴边扩散却从未到达眼底，那让他看上去似乎此刻……只是在漫不经心地开玩笑玩闹。

陆然愣了一下，然后掏出手机给医生打电话：“乔医生吗，你

好，我是陆疾的家属，陆疾现在的情绪好像有些……”

话没说完，陆疾就打断了他的话：“别找医生了，我现在很清醒，没有任何问题。”他看着眼前和他拥有同一脉血缘的男人良久，继而缓缓出声，“听说你一直以我爸爸为榜样，不能忍受他的人生出现一丁点的败笔，所以那场意外发生之后是你联系了媒体，依旧将他和我妈都塑造成了见义勇为的英勇记者。”

陆疾顿了顿，突然又笑了起来：“而作为他优秀人生中唯一一处疏漏的我，和你们家唯一的关联也只不过是继承了一个陆字。我爸意外地没了，所以你不得不照顾我，给我钱花，带我看病，这么一个被你藏着掖着生怕拖了你们陆家后腿的我，你到底是有多么厌恶呢？”

轻飘飘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屋子里，听不出陆疾的情绪。

“不过，从我爸妈死后我都没能去烧那三炷香的那一刻起，对于老天这些莫名其妙的赏赐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你怎么讨厌无视我都没关系，因为有时候，连我都会看不下去自己的这张脸。”

陆疾微微仰头，目光落在墙壁的一片虚无处，说到赏赐时，他甚至还弯起嘴角笑了笑。

因为面前这个男人的插手，他没有送父母最后一程；因为这个男人对他的漠视，心智未全时他患上了最该死的病。

而如今呢？如今他做了手术，宛如尘埃已落定。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场手术的时间很漫长，没有亲身感受过死亡的人更不知道他是在最险恶的生死轮回边走了一圈。

麻醉针刺进身体的那一瞬间，他咬着牙，努力抗拒着从身体里每个毛孔袭来的困意。

他还没问清楚，还没问清楚倘若这次新生的机会是以纠耳耳的自由为代价，那他宁可什么都不要。

可是来不及了，他挣扎着抬起手，张开口刚想要说些什么，那个握针的护士就已经将一支大剂量的麻醉药缓缓推进了他的身体。

最终，他还是陷入了沉睡。

睡梦中，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亡国的王子。在战争的硝烟中，他的臣民四处逃散，花园城堡开始坍塌。穿戴整齐的小孩站在圣坛上，唱的不是《欢乐颂》而是亡者的祭歌，穿黑袍的巫婆将地图扔进了火炉，而他同时弄丢了白马、佩剑和心爱的姑娘。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潜意识的流露，在那个滑稽而悲伤的梦里，因他被送上断头台的姑娘变成了纠耳耳。

那个梦绝望又悲伤。手术台上的最后一个小时，在输氧器的嘀嗒声中，他眼角的泪缓缓渗出，在手术台明晃晃的灯光下无处遁形。医生抬起手，看了一眼，继而又埋头开始做伤口缝合。

等到他最后终于醒来时，身边的人却对纠耳耳只字不提。

于是，他再也没有梦见过纠耳耳。

其实一切也很好了。身体开始康复，结束了在曼哈维的课程，和小叔的关系日渐缓和。健康、自由和亲情，他之前最匮乏的如今都得到了补偿，可他怎么不知道自己心里有某个地方有了缺失，而那一部分会永远安静地留在曼哈维的沙漠上。

服用了太多精神类镇静药物的大脑变得有些迟钝，他只记着某些断断续续的对白，只记着心里最深处有个模糊的影子。

用着YF的影子，会和他玩笑的影子，是他想破脑袋都记不起来的影子。

直到看到那些贵重如珍宝的签名，张扬的字迹力透纸背，她的字如人一般骄傲。

纠耳耳，纠……耳耳。

喊什么喊呀，我这不是在等着你吗，谁让你每天像个老头子一样动作那么慢，活该被罚站……

就这样多好。

就像很久以前一样多好。

他多希望她可以像以前一样转过身来，翻着白眼说一句“陆疾你

好烦”。可是是他，偏偏是他把纠耳耳变成了只能出没在灰暗里的影子啊。

如果回到那场混乱的梦里，只要他的姑娘依然高傲地站在高台上，只要她依然是长裙逶迤拖地，就算让他再次变成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病人，也不是不可以。

这些他们都知道对不对？

可他们居然全都瞒着。

而他还该死的真的以为她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在脑袋里根本不存在的人物。

陆疾抬起头，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意，直到紧紧攥着的手指深入掌心，带来足以让他清醒的痛感：“既然我都说了冲我来，可是你又做了什么，你和乔老师那个女人你们又一起做了些什么？”

手术后大脑混沌，失去记忆不过几天，或许这在陆疾日后漫长的人生里都不值得被提起，但仅仅就是在他被刻意保护起来的这几天，为什么她却没了消息？

陆疾看着陆然，最后几个字带着颤抖的尾音，在问题终于问出口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因浓烈的情绪而迅速充血变红：“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把纠耳耳……带去了哪里？”

yuán tóng chén yǐ huì

第一章

秘密



在很多很多年以后，纠耳耳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初见陆疾那日，少年低沉动人的歌声。

而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在见识过了更多面如冠玉的男子后，她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隐在记忆深处的那张漫不经心的面孔。

大概曾有幸看过陆疾唱歌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耀眼的少年。

那时，台上戴着半张面具的少年一出场，立刻引来全场欢呼，呼声震耳。也就是在那阵海潮般的欢呼之后，在舞台灯光的闪烁下，少年的面具突然被同台的女生掀了下来。

那个女生就是从机场一路跟踪而来，要带陆疾回学校的纠耳耳。

两弯眉画远山青，少年的脸上还挂着来不及收回的笑，看到同伴突如其来掀下他面具的动作，他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便一脸懒洋洋地等着女生下一步的动作。

于是纠耳耳摘下面具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少年身上所特有的骄纵肆意的模样。

而她的动作在台下一览无遗，于是观众们呆愣地看着舞台上的这

一幕，全场都寂静下来。只有学生会的Leslie在看清面具下的脸后松了口气。台上站着的的确是陆疾，他们跟了一天看来是跟对了。

纠耳耳在全场人的错愕里伸出手，露出一个模范生该有的、无懈可击的完美微笑：“陆疾是吗？你好，我是曼哈维学院乔老师的女儿，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陆疾看着伸向自己的那只手，笑得八风不动。

这就是他们相识的开始，美好得宛如一个不真实的故事。而纠耳耳和陆疾两个人的羁绊，是从陆疾来曼哈维学院那天开始的。

那时九月酷热，曼哈维机场正因开学季的到来忙碌着。

机场大厅里，短发男生穿着黑白校服，那正是Leslie同学，只见他急匆匆地从售水机前走过，学霸纠耳耳在人群里犹如鹤立鸡群，Leslie坐到她旁边，灌了一口水：“那个新生呢，还没到吧？”

纠耳耳正安静地看着《电影简史》，她剪着齐耳短发，面容沉静，听到问话后她抬头，一双漂亮的眼睛璀璨灵动如辰星：“还没来，说是航班延迟了。”

纠耳耳穿着规矩正式的校服，修身衬衣外罩卡其色马甲，衬衣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后，精致的剪裁让修身马甲看起来笔挺许多。她没有穿校服裙，只是简单地搭了一条男款的西装长裤，整个人既漂亮又帅气。

她就读的曼哈维是加州的一所华人贵族高中，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将来都有可能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佼佼者，原本昨天已经开学，但今天还有个学生没来，老师临时有事，就拜托了纠耳耳来接人。

纠耳耳合上书：“有他的资料吗？”

Leslie把笔记本递给纠耳耳，照片一看就是旧照，上面的少年留着利落的短发，眉目清晰，笑容明朗。

陆疾，国内就读学校对其资料保密，父母具体信息不详，叔叔在纽约经济区任职。一年前，陆疾曾住院进行秘密治疗，不久前才刚刚

出院。

纠耳耳的目光停留在那张纸上良久，“父母不详”几个字简直要被她看出背后隐藏的故事来。在他们学校里，学生大部分都是华裔，他们会花大把的钱来学艺术，将来有可能也会往国际上发展。而新来的这个，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纠耳耳知道，她和他们不一样，她是因为被学校里的乔老师收养做了女儿，所以才跟着进了这所被称为艺术殿堂的学院。

不一会儿，广播播报航班，AK47次到了，乘客们络绎不绝地从出口走了出来。Leslie举起了纸牌，率先跟陌生同学打招呼，那上面是纠耳耳写好的问候语。

“陆疾你好，曼哈维学校欢迎你。”

有几个小孩打闹着走出来，眼看其中一个小女孩就要被同伴推倒，纠耳耳过去扶了一把，还没嘱咐后面的父母把孩子看好，就突然被身后人踩了一脚。纠耳耳回过头看，一个背着单肩背包的男生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男生双手插兜，身形纤长，黑色兜帽卫衣上有只独角兽Logo。他一边摘下耳机，一边看着纠耳耳，帅气的脸庞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乌黑幽深的眼睛微微眯起，冲纠耳耳露出一个致以歉意的微笑：“对不起。”

讲中文，是中国男孩，纠耳耳注意到他耳畔戴着一枚小巧的耳钉，听到对方诚恳的道歉后，她下意识地摇头：“没关系。”

背包男生抬头扫了一眼旁边的纸牌，随后便大步向出口走去，只留下一个潇洒帅气的背影。二十分钟过去，工作人员告知他们这一班客机的乘客都已经全部走光。

但是新同学陆疾始终没有出现。

“他是不是已经去学校了？”Leslie嘟囔了一句，去跟乔老师反映，不一会儿，才又举着电话跑过来，电话那头的乔老师要同人家女儿直接交流。

“耳耳，妈妈忘了跟你说了，陆疾家长反映过，说他抵触家长和学校的心理非常严重，经常干一些……让大人很头疼的事，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陆疾手机上装定位系统。现在已经确定陆疾下飞机了，我联系了他叔叔，待会儿把他现在的定位地址和手机号发给你。”

“那我再去找找。”纠耳耳说着，就要挂电话。

“等一下，耳耳。”乔女士深吸了一口气，声音突然放低了许多，“昨晚的事，妈妈也很难过，你知道的，妈妈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妈妈保证……这样的事再没有下一回了。”

纠耳耳站在大厅听着，人声嘈杂，她的心里却渐渐归于寂静，她不说话，空闲的手指下意识抚上了自己的手臂。

“你妈怎么说？”看到纠耳耳蹙起的眉头后，Leslie连忙改口，“乔老师怎么说？”

纠耳耳把手里拿着的书扔给许牧野，冷冷笑了一下。能怎么说，说这个叫陆疾的大概不怎么喜欢他的新学校，所以居然从她眼皮底下溜走了？

她将手机贴在耳边，按乔老师发来的手机号打了过去。她想知道有多少像这个倒霉新生一样的人，总喜欢抗争一些自己抗争不过的事情。陆疾的电话一直没人接，纠耳耳连续打了好几个，男生略带低沉的声音才懒懒传出来：“Hello？”

“你好，请问你是陆疾吗？”

对方懒得回应，直接问哪位。

“我是乔老师的女儿，来接你去曼哈维学校，现在还在机场，请问你现在在哪里？”

“你等一下……”陆疾那边很吵，不时还有人在叫喊着什么，电话里窸窣窸窣的，安静了一会儿，那人大概走到了角落，又接着问，“你们学校的人现在还在机场？”

“对，我们本来要接你回学校的，却没有看到你……”如果你能够配合的话，我们已经在回学校的路上，纠耳耳保持礼貌，把已经